三月半阙

郭文艺

窗下读旧版《唐·宋·元·三百》,暖阳似一日比一日起劲,河壑北畔的油菜花繁茂的越发密集了。

先前风还未剥削寒意,冒近岸边的三两株便初露了新蕊,只惹来蝴蝶三两。

忽地近几日,蜜蜂成群结队而至,从早晨到中午,嗡嗡嗡地细叫。采了香蜜,匆匆而去,东南西北,踪迹不详。

蝴蝶一样又添了数影,也便来了去,去了来,一片忙碌。

满地的金黄,直染得河水泛了清碧,随着春的脚步灵动起来。偶有黄莺斑鸠闲来,枝头叫唱,竟带得那桥头树贩们的吆喝声也跟着柔声细嗓起来。

桃,李,杏,枣,梨,一年的苗子,粗细不等,枝丫上均挂了出果时的"彩图",一捆一捆的围在三轮车体,供过往路人随意挑选。

平生仿父辈的个性,最喜打理花果枝叶。半月前自己也购了九棵,桃三杏四李二株,用河水浸泡了根部一宿,托二婶子栽在旧宅门庭左右。

这几日忙于事务,还不曾去老院子看望。

不知这会儿,是否枝头都抽了新芽儿?

午后,顺着河堤漫步,后坡一隅的桃花樱瓣洒得满地绯白相间。而大片大片的麦田绿得如同盖在大地上的毯子。林子里众多浓密的草也已浅浅欲嫩,一片欣欣向荣。

春来繁幕,路上各路远道的匠人不辞劳苦:赊小鸭的,磨刀整剪子的,炕毛鸡蛋的,修补平房漏水的,纷至沓来。挤满了这个历了几百年的集镇——沈岗寺。

蓦然就莫名地怀念起小时候,想起那些犹如陈皮一样的岁月:趴在祖父肩头到南场看大戏,坐在祖母纺车前的明朗,乘舅母的板车看外婆的印象……

如此暖春景致,陡然让人联想到天地间万千各自的一生。

一波一波的来,又迟早一波一波的归。

人有少幼时,亦终老暮朽。

有花开的季节,有落红的豁达。

参差不齐的年龄段,同处一片生机盎然的世界

我们何其庆幸!

眼下,佳春半阙,柳笛清啼。

临近清明,薄梦也寒。

近来眠寐不稳,遇见父亲大人,总在梆响三更。

梦里涕泪颇多,以至于拼尽了力想看清楚父亲在彼岸的脸型轮廓,但却总不能够。害得我常常一梦醒来,心口似窝了一团疙瘩,疼得扑腾。

挂灯,倚柜独醒,需坐久些,方能再和衣蜷卧。

想来,天上人间,这三月行清,都是个要紧的日子……

不知不觉,步态已近中年——

幼年竹马,位庄苦读,油灯芯绒,陈年旧事,磕磕绊绊,吵吵闹闹……

一路走来,恍若隔世。

这二十四节气,唯有清明,才最抚慰吾心。

褪去了年不经事的衣,除却了浮躁的表象,吃素的膳习便逐渐增多了些。

因了不惑,里外又正当顾家,少不得偶有应酬。往日有聚会,遇食鱼,虾,蟹,必先悄悄躲起来,毕恭毕敬念些佛语,方才上桌。近来连下菜园子拔些青菜叶子也会默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或许,凡人用一生的时日都未必能参透半点无边的佛法,但只要我们心中时时装着佛,处处施善心,倒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我常常回望被我荒芜的四十载,花了二十好几年去和至亲们感受这活着的清贫,到头来靠双手打磨,日子只稍稍见些起色,能站得住人前,竟也难免会遭一些闲客搅嘴、"居士"诋毁之类。

此当苦笑也。

当然,此情节并无让人纠结不愉快之地,反倒平添了些人世间酸甜苦辣的氛围出来。

想来这孰非万种,笙歌千象,岂能一笔能写得尽?

奈何?

众人只晓得你的好,却并不曾有人愿意去懂你的负重前行罢了。

人生无常,也大抵暗同了这三月禅意,一半薄寒,一半蓬升暖流,中有阴晴月缺,风雨花残。喜忧对占,正印证了尘世百番。

快板词

同心抗疫听我讲

晨之风

各位老乡听我讲,
防疫形势正紧张。
春暖花开好时节,
外出还得放一放。
疫情这次又重来,
只因警惕不太强。
疏忽大意不可有,
只因病毒很猖狂。
我们时刻要牢记,
疫情就在身边藏。
昨天还在万里外,
今天可能到家乡。
各位老乡不用怕,
疫情当下可控防。
严守规定不侥幸,
待在家里保安康。
服从命令听指挥,
配合政府相信党。
新冠疫苗早接种,
配合社区采好样。
平时牢记戴口罩,
不到人群里面逛。
勤洗手、勤消毒,
沉住气、莫慌张。
门窗通风成常态,
卫生保健挂心上。
聚会聚餐尽量少,
距离一米不要忘。
发热干咳早就医,
排除疑点心舒畅。
如果感觉不放心,
核酸检测明真相。
外地人员非必要,
不要随便回家乡。
确属必要回家乡,
及时报备不可忘。
如是隐瞒不报备,
后果必是遭祸殃。
一旦感染众乡亲,
悔恨终生痛苦长。
总而言之一句话,
国家有难咱担当。
奉劝老乡记心上,
配合政府打胜仗。
人人都把规矩守,
定把病毒一扫光。
人人都把规矩守,
定把病毒一扫光。

散文

美丽人生

王海中

(一)

我办公室的楼下是一片樱花林。花开得灿烂,也落得心疼。风一吹,花瓣纷扬,下了一场花雨。花落,树不知道眷恋和心疼,过往的风,也不知道吹落的是什么。

风吹花落两不知。我在窗前伫立,心里缱绻地怜惜。我常常怜悯美的东西,觉得美奄忽而逝,在心里徒增喟叹,在生命深处又幡然醒悟。

此刻,我忽然感到,在我生命和情感里能否开出几朵如此洁净芬芳的花?这样想着,心里便有一种愧怍。

这时,一个小女生从操场向这片樱花林走来。小女生走过一段幽香的弧线,弧线上有蝴蝶停落,有斑鸠"咕咕"叫,在那个下午,这条弧线把我引向生命里最珍贵的时刻。

小女生走到樱花树下,像被什么惊住了,张开双臂,仰望着。突然,我看到小女生弯下腰,用皙白的手把落花聚拢、捧起,向上猛地一抛。

又是一场花雨……花瓣落在她的秀发上、肩上、衣服上,像一个个美妙的音符落到动人的乐谱里。小女生在花雨里沐浴,披拂在缤纷中,享受着人生至美的时刻。

我在窗前看那花雨阵阵,天地间渐渐被彩虹朦胧,像置身于满天的霞光里。我想下楼去,沐浴在这片霞光中,但怕惊扰了这一切,怕这美丽的瞬间像鸟一样振翅高飞。

小女生环顾四周,稚嫩的脸上贴着几片花瓣,风轻拂着她长长的秀发。她停下来,透出青春的气息,美与美相互映衬,像一幅水彩画。

上课铃响了,小女生依依不舍地回望。风在吹,花在落。那个下午又恢复了阒静,远处传来了斑鸠"咕咕"的叫声。

我久久地望着窗外,小女生余留的体香和樱花的香味混合在一起,清馥入心。我感谢小女生,她用这极致的仪式,为我的情感和心灵注入了阳光。我在心里默默地念道:小女生,愿你记住这片樱花林,记住这个下午,记住这个春天。生命的旅程充满令人心动的时刻,有花开如虹,也有花落如雨,如此美丽绚烂,让人留恋心醉。愿我们共同努力,拥抱和创造更多这样美好的时刻。

(二)

院子里郁郁葱葱,树多,落叶也多。妻子是个把日子掰碎再重新组合的人,无论春夏秋冬,她每天打扫落叶,哪怕是一片两片,久了,难免心中生怨:"天天扫这些落叶,真烦人。"而我却"怜香惜玉",觉得地上每一片落叶都是一首诗。

我微笑道:"扫除这些美好的瞬间,你心无触动?"

"除了累,我看不出有什么!"

我随口调侃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小小的庭院,杏、柿、枫、竹都茂盛地展示着各自绰约的风姿,每一阵清风、每一缕阳光、每一声鸟鸣都裹饰不住它们夺目的光泽。夏夜,月儿的清辉亲吻着它们的面颊,它们大胆地露出那难现的羞赧与矜持,却又隐藏着那份温软的内敛。在这小小的"森林"里,用不着苦思冥想,随意就能"触摸"到诗,花香染袖,鸟语落肩。

我常常徜徉在庭院的风景里,一阵微风、一斜倾叶、一袭花香、一曲蝶舞、一段绮梦……这里有我寻觅的风景,更有我挚爱的生活。妻子的温存与美好,何尝不是一处别致的风景?我们在匆忙的旅途中,常常忽略这独具风格的人生至美风景。

(三)

两间低矮的土屋,屋前庭院很小,被一个瓜棚占满,屋后是满地栝楼,开着一些白花。阳光从棚子上落下,在地上形成晃动的光斑,棚子下卧着几只山羊,一位老人在羊群里静坐着,他那长长的胡须随风而动,透露出几分恬然与安详。

多年前,我在旅途中路过那两间土屋,看到老人蹲在棚子下,一只手放在羊头上,一只手握着旧木梳,在羊脖子上轻轻梳着。羊很顺从地闭着眼,一动不动。

"老伯,行路人借碗水喝,有吗?"

"有"老人望了我一眼,回头朝屋里喊:"老婆子,来客人了,看茶。"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路过,不算客。"他目光依然盯着羊,手里的梳子还在羊脖子上来回滑动,像梳着一团白云。我看了一眼卧在地上悠闲自在的三只羊,笑着说:"这羊还挺享受。"

"那是!"老人笑笑:"只要它活着,就让它好好享受,只要我活着,它也会让我好好享受的。"老人的笑声更响了。

一位老婆婆从屋里走出来,她一手拄着拐,一手端着碗。我慌忙迎上去,自责地说:"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我一手扶着她,一手接过碗。水温温的,我一口气喝完,发现里面还放了糖。

"还喝吗?"婆婆笑着问。

"不了,不了。真甜,谢谢。"我还想说些感激的话。这时,老人问婆婆,"水烧好了吗?"

"好了。"

老人站起来,冲我笑了笑,说:"不好意思,不是我撵你,老婆子要洗澡,我还要帮她洗,待会儿水凉了。"

我赶紧告辞,回望小屋,很快隐匿在一片绿色中。

又一年,我路过小屋,发现老人不见了,只有老婆婆一人蹲在棚下,两只羊静静地卧着。婆婆拄着拐杖,在棚子下走来走去,拐杖点在地上,声音清脆又有节奏。

秋风吹着瓜架,瓜秧已经枯黄,十多个冬瓜挂在架子上。我心想,老伯呢?他去哪了?

又过了一年,我依然没有看到老人出现,羊也没有了,只有老婆婆一人在棚子下清理残叶。

"大伯呢?"我忍不住问道。婆婆迟疑了一下,"噢,想起来了,你曾来喝过水。"

"是"我点点头,眉开眼笑。婆婆也笑了,干瘪的嘴唇动了几下,"老头子走了,两年了,在给我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

我心里一沉:"那几只羊呢?"

"老头子走了之后,跟着去了一只,后来又去了一只,今年春上最后一只也去了。如今只剩下我一个老婆子啦。"婆婆用衣襟擦了一下眼角,"你大伯活了八十多岁,长寿着哩。"

"您老高寿?"我问。

"到明年就九十了。"她呵呵笑着,张着没牙的嘴。

"你渴了吧?"她转身进屋,端了一碗水出来。

我双手接过碗,张嘴就喝,却怎么也咽不下去。

"咋?这水不好喝?可能我糖放多了。"她接过碗,喝了一口,"噗"的一下吐了出来,苦着脸说:"看我这老婆子,盐罐和糖罐是挨着放的,我把盐当糖了。"说完进屋换水去了。

拐杖点在地上,嗒嗒、嗒嗒……清静的小院里,那声音格外悠扬。

文友小张

侯婷婷

正月十六是返校前的最后一天,周口市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和小张一早从汉阳路与黄河路交叉口沿铁轨步行,一路上他犯着嘀咕。两年前的暑假,他来过这里拍照、写生,这里分明是个废旧的厂房,门窗锈迹斑斑,他和小伙伴还用水弹枪扫射过里面,传来的回声在空旷的厂房里格外的响,怎么就"变身"了呢。

一座红色建筑慢慢进入视线,我指着不远处的三角形房顶说,"快到了。"小张望了望,借机给我科普《地理》中学到的关于尖顶建筑的优点,不易积水、积雪,采光效果好,建筑面积的合理化运用等。说话这会儿,我们已经走到文学馆的门口。他眼中闪烁着惊喜,快步走进古朴的文学馆,伴随着扫码登记,小张成为文学馆第一批参观者。

周口市文学艺术院、周口市文学馆"壬寅春"文化系列活动字样闪现在大屏播放的宣传片上。"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陈胜吴广起义是我小学课本上的故事。"小张迅速进入状态,走到核心展区九大版块之一的"先秦"。"《陌上桑》选节的这篇《鲁秋洁妇》是初中古诗文的阅读理解。""之前只知曹植的《洛神赋》,今天才知道他被封为陈王,葬在淮阳。""谢道韫谢灵运是姑奶奶和娘家孙子的关系。""老师,我可以看一下这本关于关帝庙出土文物瓷器的画册吗?我买的那套文创产品是修复一枚白釉青花龙纹盘,在缮金这个环节,技术掌握不够精细。"小张边走边看,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文学元素尽收眼底,他时而向志愿者请教,时而沉思良久,时而与众多参观者交流,激烈讨论,情绪高涨。大家都被馆内所展示的神话传说、文学经典、文人故事深深吸引。

小张回到正厅仰视着写着"文以载道""双百方针"的匾额,突然"戏精"上身。也许是浓厚的文学氛围唤醒了他曾经在周口博物馆当讲解员的斗志,指着"孔子问礼"的壁画,讲起了这个著名的典故。"从壁画上看,这是孔子带着弟子去拜见老子的场景,堂上坐着老子,孔子问礼于老子。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曾多次拜访老子,这是其中的一次。"他站姿端正,隔空手指壁画,与聆听者距离适中,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众多史书中记载过孔子问礼,其中《庄子》中记述了孔子与老子谈论过《诗》《书》《礼》《乐》,还有'三皇五帝治天下'等问题。""这个站在孔子旁边的彪悍弟子,应该是子路,另外几位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小张憨笑着指着其中一位说。"噢?我可以理解子路是文武双全吗?"我冷不丁向他发问,测测这位少年的临场反应能力。"对,史料记载,四次问礼中有一次是孔子带着弟子问礼于老子,随从弟子5人都在这里了。《庄子》中具体描写了这些人物,如'子路勇且多力,子贡为智,曾子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武。'"小张指着壁画说。

话匣子被彻底打开了,志愿者特意送给他一支定制的葫芦作为今天的开馆纪念。他挂在胸前格外自豪,临走时对志愿者说暑假要带更多同学来这里参观,召集同学们组建青少年义务讲解团队为大家服务。

通过花环簇拥的拱门时,小张甚是喜悦,拿起手机,找好角度,向我示意,"快来,妈妈,我给您拍张照。"

咏春

姚梦辰

(一)

院中小池渐多苔,
蕊上蜜蜂又始采。
忽起几次扑通声,
锦鲤腾跃闹春来!

(二)

一池碧泓任鱼游,
青鸟殷勤唱枝头。
凭栏谁解悠悠意?
溪云亭上遣百愁!

(三)

草摇花摆闹嚷嚷,
杨柳风拂阵阵香。
放眼远近忙耕种,
莫负难得好时光!

记忆中的洛神(外一首)

蔡云鹏

把对话付与早钟声称过,
我与你的,
比你与我的,
要多得多。
沉默里轻奏弦歌,
迷雾中半敛娇额,
如洛水桥畔的秋波,
同景山林隅的春色,
几度春秋抹过,
一抹粉白色的过错。

思学

家,那是爱的港湾;
爱,那是梦的摇篮;
梦,那是人生的彼岸。
兰桨桂棹,划不过双语的天的暗蓝;
数理化的骇浪,又打折了桅杆。
好容易挨到岸,
放眼去,抬首间,岂有两日闲?
转瞬间,又起帆,水手更勇悍,
朝下一个纬度,下一个岸。

清明节遥祭

杜坡阳

三叩
朝家的方向
曾温暖的怀抱
化作
菊花的凄香
说想
泪湿衣裳
说不想
却梦里道家常
道一声平安
媳孙儿康健
念一句珍重
愿安享天堂
待疫消毒散
回家乡
诉衷肠
盼国兴
盼家旺